

第一名

許忠和

你是 tiâng 啊？

得獎感言

感謝佇成長這條路堅持無放棄的家己，感謝收件延期和臨時長出來的風颱假，予我有時間共作品完成。感謝蕭藤村老師共我的臺語文拍底，感謝三十歲頭擺參加文藝營藍淑貞老師鼓勵我擲筆寫作，感謝柯柏榮老師予我寫作的功力更加提升。

我身軀流的是澎湖的血，出外的澎湖囡仔欲回報阿媽的疼痛煞無啥機會。這篇文章毋但是我的感慨，嘛是誠濟鄉親共同的無奈，希望伊會當安慰每一个出外的囡仔，予離島的悲歌袂閣遐疼。



你是 tiāng 啊？

中秋節已經過矣，東北風又閣開始咻咻吼矣。今年的寒人有淡薄仔反常，往年東北風開始透的時透早的冷風吹來會滲甲凍入心槽，毋過，這陣節氣都行到立冬矣，天氣猶閣燒烘烘，閣有十一月颱風桶倒的大雨來咧亂，予菊島觀光客稀微的寒天透濫淡薄仔淒涼的氣味。

坐佇客廳向砵簷探出去，霎霎仔雨一陣一陣自透早落到下晡，予烏脥脥的天色加添淒涼的色緻。聽著收音機咧放送落雨聲，我的心情袂輸透東北風的海湧拍佇烏鐵石壁，「hòng-phiàng-hòng-phiàng」懸低起落無法度恬靜。想起砵砵石厝的沓沓滴滴，我的目屎嘛親像窗外的雨仝款落袂離。

「你是tiāng¹啊？」

「阿媽！我是阿和啦！我煮你的孫新婦轉來看你。」

「你是阿和喔？你底時娶某阮哪毋知？」

「阿媽！我是阿卿，你的孫新婦！你看，我掛的這跤手環是當初入門的時你共我添粧的禮物呢！」

「敢若是呢！這個手環看起來有影面熟面熟，若像咧是我佇媽宮彼間金仔店買的的款。我閣共頭家娘講欲送阮孫新婦的，愛揀較大範的。」

「阿媽！你誠有眼光呢！你揀的這跤手環色水翠青，掛佇手裡顯目閣大範，有影是通人呵咾。」

「是你毋甘嫌啦！坐啦！阿媽揸涼的予恁欸。」

「阿媽！免啦！免啦！你免無閒啦！」

阿媽幹身行去灶跤，阿卿就隨共我使目色偷笑，閣用大頭拇共我比讚！佳哉我事先共阿卿吩咐講定著愛掛彼跤手環轉來，阿媽看著家己買的手環加

減會有印象，阮欲入門通關才袂遐費氣。若無，這聲毋知愛閣和阿媽佇門跤口番佬久咧。

我綴阿媽行去灶跤，看伊佇遐反規半哺，哪親像咧搜揣啥物物件，閣直直拍家己的頭殼。佇邊仔捎無搥頭的我才出聲共問：

「阿媽！你是咧揣tsiunn-ē？我共你鬥揣啦！」

「阿和啊！阿媽知影你愛啲『舒跑』，恁某敢若愛啲khòo-là，毋過這陣厝裡無khòo-là，換果汁敢好？」

「阿媽！攞會使啦！厝裡有啥就啲啥，伊無遐實癢啦！」

「按呢喔！無，就先按呢，較晏阿媽才去簪仔店款寡涼的轉來。」

「免遐工夫啦！阿媽！我共你鬥提啦！」

「好、好、好！」

阿媽自細漢做慣勢矣，阿公三十冬前雄雄中風過身了後，賭伊孤身一人，逐冬家己種番薯、掘塗豆、曝蘆黍，算是做甲過頭矣，所以伊的跤手猶算扭掠，毋過家己一个人孤單躊佇砵砵石厝，厝邊的姊妹仔伴閣相連繼轉去做仙矣，無人參伊開講，閣欲倚百歲矣，難免有淡薄仔退化。

「阿和仔！阿媽有歲矣啦！記持那來那裡，目睷嘛有淡薄仔退化，無啥會認得人，恁就莫共阿媽笑嘿？」

「袂啦！阿媽！你莫想遐濟。」

會記得彼一冬國中拄畢業，已經一紀年無轉去澎湖的我，拄仔好有機會綴阿姨轉去。欲坐飛機進前拚死命搜揣頭殼內的記持，煞揣無淡薄仔祖厝的影跡，干焦會記得我坐佇細條椅頭仔，提碗直直共阿媽討欲食番薯簽糜的趣味代爾爾，阿公、阿媽到底生按怎？我淡薄仔印象都無。阿公、阿媽從我

兩、三歲猶是幼茁拄咧學行的囡仔轉去以後，就毋捌閤見過我矣，十幾冬對細漢囡仔到半大人的變化遐爾大，個欲哪會認得？

雄雄看著一个掛目鏡、斯文斯文、當青春的少年兄倚佇伊的面頭前，目神雖然歡喜，毋過猶是無法度確定這敢是伊的金孫，就開喙共我問講：

「你是tiâng啊？」

頂遍轉來故鄉的時猶咧學講話的我，佇臺南出世大漢十外冬，雄雄聽著阿媽用這句澎湖腔的話共我問，我袂輸予人電著全款，規个人袂振袂動，愣愣站佇遐規半晷袂輸啞口全款，毋知欲按怎共應。

尾姨仔智覺著我可能是聽無澎湖腔，才共我解說講這是澎湖人咧問講：「你是啥人」的意思啦！

捌代誌了後第一遍轉來澎湖的我，無張無持發見家己語言血脈的根頭拍毋見矣，心肝頭感覺對故鄉、對阿公阿媽有淡薄仔虧欠，明其知影家己是百分之一百的澎湖人，煞完全聽無澎湖話，實在是講袂過，心內的見笑、歹勢，不時提醒我愛共家己的語言揣轉來。自彼工開始我毋但利用逐冬的歇熱、歇寒轉去揣我親緣血脈的根，嘛認真共我失落的澎湖腔杳杳仔揣轉來。

逐冬的歇熱轉去的時，阿媽定著會吩咐阿公去南寮前海拆格子厝（抱礮），掠蟳仔、蠟仔轉來予我這個金孫啖糝一下。阿公目色誠好，伊行到海墘目矚小寡眖一下，就知影今仔日這拆格子厝愛疊佇佗位會較有蟳仔。伊趁水拄咧淹的時拈石頭、砵砵來疊格子厝，咧拐蟳仔、蠟仔走來遮覷，等甲水欲涸的時伊先提曳網仔佇格子厝外圍箍一輾，然後才涼勢仔涼勢勻勻仔共石頭、砵砵一塊一塊搬開，共遮行毋知路覷佇內底的蟳仔一隻一隻掠入去簍仔底。

阿公自少年就是庄內有名的掠蟳仔高手，看流勢和拆格仔厝的鉅角無人綴伊會著，會使講是老根節矣，就算流勢按怎擺，伊嘛全款掠甲規个簍仔溼滿滿。等甲正頓食煞，阿媽共蟳仔掠去爌，逐頓都是一大鼎，害我食甲叫毋敢，愛閣共兩個表小弟討救兵，喊個來共我鬥食。

彼幾年南部的魚塭仔當咧試欲共野生的石斑改做人工養飼的方式，來維持穩定的產量。北寮後海hiô-bue栽誠濟，拄著歇熱的時查某人、學生囡仔攏嘛趁水涸的時相爭提曳的來掠野生的hiô-bue栽，一尾七箍至十五箍，算是誠好價。目色較好的人凡勢一个流勢就掠欲二、三十隻，橐袋仔攏嘛趁甲飽飽飽。我這個都市伧當然嘛會把握這個機會和人鬥鬧熱。雖然hiô-bue的色水和海沙、石卵有淡薄仔接近，有時會繩規哺嘛相無啥有，曳仔若是提無好勢閣會予旋去，誠實愛足斟酌才拂有，毋過有阿媽咧共我點拄，我掠栽仔的成績自然嘛袂落氣。

拄著初三、十八海水大涸的時，阿媽閣會舐阮沿龜壁山後踏湧蹠過礁石縫的海坪，行到罕得有人行跤到的碇鉤嶼、雞善嶼，伊是沿路拈珠螺，除了予我啖糝以外，賭的嘛會當賣予販仔，加減趁寡錢相添厝內的所費。毋捌代誌的我是沿路耍、沿路創治刺魷，看刺魷予阮掠著的時拚命脹大腹肚，禡開身軀的尖刺，全副武裝保護家己的模樣，我這個戇直的囡仔疋攏嘛笑甲喙仔裂獅獅。這是我這世上難忘的記持。

凡勢是天公伯仔有意的安排，做兵的時欲離開新兵訓練中心落部隊的時，抽著澎湖野戰部隊的鬪仔，別人是面漚面臭，干焦我歡頭喜面暢甲掠袂牢，逐家攏想講：這是愛去離島的襍缺，我猶親像七月半鴨仔——毋知影死活，穩當是讀冊讀甲頭殼歹去矣。等甲我講澎湖是我的故鄉，個才理解我咧歡喜啥。

拄落部隊的時分發佇尖山步兵營，軍官雄雄講愛爻隊去夜巡，阮遮才拄來兩三工的菜鳥仔哪有可能有通好走閃，未曾未就予人點著矣。部隊夜巡的路線算是祕密，事先是無可能予阿兵哥知影的，雖然天色闇暗眠摸，東北風閣透甲咻咻叫，毋過看阮行的路線遠遠就看著龜壁山彼粒山頭，敢若是向北寮的方向咧行，我忍袂牢開喙共爻隊的情報官問講：

「咱敢是欲行去北寮？」

「咱是欲去北寮無毋著。毋過，你拄落部隊無幾工，閣頭一擺出來夜巡，你哪會知影？」

「阮兜躡北寮啊！」

「哪有可能？恁攏臺灣來的，底時有澎湖人？」

「等下欲去海防哨所簽名的時就會經過阮兜。」

「敢真實的？你是毋通烏白嚟稍。」

澎湖的冬天東北風若透就會寒甲予人爍爍顫矣，彼冬閣拄著反聖嬰現象，冷風誠實滲甲會凍人，夜巡毋但愛穿外套，閣專工予阮穿長範的大衣。毋過，理論上夜巡無所在通歇睏，規暝攏愛佇外口搧風，逐家攏目頭結結、心肝結規丸。雄雄聽著我指路邊彼間砵砵厝講：

「這間是阮兜。」

「啥？你是講真的？抑是講假的？恁兜敢有人佇咧？」

「阮阿媽應該佇厝邊砵婆個兜睏。毋過我應該有法度入去。」

「真的抑假的？阮下暗攏靠你矣。」

彼暗，二十外人攏覷佇阮兜映燒，閣共厝裡所有的麵條、泡麵sà了了。我驚阿媽掠準著賊偷，趕緊佇客廳留一張大大字的字條，予伊知影是我爻人轉去厝裡共物件推了了的。

等甲禮拜放假的時，別人對營區的後門落山坐公車去媽宮，干焦我一个人用步輦的行對平時干焦軍車出入的前門出去，害倚哨的衛兵驚一趔，想講這個阿兵哥是咧變啥魷？

對營區前門落山就會當直迴湖東村，行一條小路切過湖西村的外圍，向北寮行去差不多半點鐘的時間就到位。

「阿媽！我轉來矣！」

「你是tiāng啊？」

阿媽雄雄看著剃光頭閤曝甲烏焦瘦的我根本無啥會認得，繩規半晡才相信倚佇伊面頭前的是伊的厝仔孫。本底無意料講我會轉來，厝裡干焦簡單的食食，為著欲款腥臊豐沛的料理犒賞我這個金孫，臨時臨曜去厝邊隔壁壘人囤佇冰箱的好食物，舞甲規庄頭攏知影我轉來澎湖做兵，精差無去村長伯仔遐放送爾爾。彼工中晝袂輸咧辦桌咧，紅蟳、嘉鱸、九孔、土雞、珠螺、塗魷、小管仔……，一項都無落勾去。食甲我一圈肚飽inn-inn，閤直直拍呢。

自彼工開始，便若禮拜時仔，阿媽七早八早就佇廟埕邊的公車站牌貓貓看，相看伊的金孫底時會轉來。為著無愛予伊失望，佇澎湖做兵冬外的時間，便若歇暍日，我就隨轉去北寮陪伴阿媽，毋捌綴連隊的人去媽宮市仔hui。因為我知影自伊唯一的養女去臺灣趁食了後，就罕得轉來矣，伊已經孤單三十年矣，阿公兩冬前過身了後，厝裡就干焦賭彼台烏白的電視和稀微的空氣恰伊做伴。

彼時陣，阿媽共我千吩咐、萬交代，叫阮著愛認真拍拚，日後才有機會去外口看繁華的花花世界。毋通像伊恰阿公青盲牛毋捌字，一世人干焦會當守佇這粒小小的島嶼，過這款看大海流勢討掠、寒人搨東北風的日子。

阿媽！我無辜負恁對我的期待，佇都市人上致重的名利競爭，我毋願認輸嘛毋捌失敗，毋過我的心肝底煞有淡薄仔失落……。工課無閒致使我無法度定定轉去看你，逐擺敲電話轉去，你總是安慰我講：

「無閒做你啦！你莫想遐濟，阿媽猶有法度家己照顧家己，你免煩惱。」

雖然，對名利綿綿精精的追求來講，無疑悟我是一个勝利者，毋過我得著的是無暝無日、南北二路走透透的生活，我心內的寂寞孤單啥人知影。

龜壁山的形影，砵砵厝的老阿媽，遮的記持敢若嘛失落佇鐵筋大樓佺紅毛塗厝內底揣無影跡，敢講這就是菊島子民悲情的運命？拚命鼓勵囡仔離開故鄉到都市拍拚的彼當時，已經註定個後半世人孤單虛荏的形影。

前年趁工課閤縫的連假轉去澎湖看阿媽，伊的腦智已經有淡薄仔退化。頭殼清醒的時猶會走會跳。毋過，精神無好的時，連去到湖西都會袂記得欲按怎轉來。聽厝邊講，禮拜到矣，伊有時的閤會喙笑目笑走去廟埕頭前的公車站牌貓貓看。人問伊佇遐創啥，伊閤會講：

「阮孫佇鼎灣做兵，等咧伊就會轉來，我佇遮等伊一時仔。」

人共解說講：「恁孫已經退伍矣，tsín轉去佇臺灣食頭路。」

「按呢喔！」

阿媽話應煞，規个人若消風的雞胍仔，無意無意sàm--leh sàm--leh沓沓仔行轉去砵砵厝。

有時的厝邊共伊講規半晡，伊猶是無啥相信，堅持欲佇炎天赤日頭跤戇戇仔等，好心的厝邊看毋是勢，就會敲電話予我，叫我和阿媽講話。

好佳哉，這馬電信足發達的，手機仔無分場地隨時攞會使講話。我敲厝邊的手機仔，請個提予阿媽聽：

「阿媽！我tsín佇臺灣啦！今仔日我袂轉去，你毋免等我。」

「你是tiâng啊？」

「我阿和啦！你緊轉去厝裡歇睏，我後個月才轉去看你。」

「後個月喔？哪會遐久？……無閒做你啦！阿媽等你轉來。」

等甲我工課撫摵好勢，轉去澎湖看伊的時，拄入門喊伊：

「阿媽！我轉來矣。」

「你是tiâng啊？」

哎！阿媽又閣袂認得我矣！

看伊一冬比一冬閣較消瘦落肉，倚佇門口埕等阮轉來的形影，我的目箍煞澹澹，目屎嘛忍袂牢佇目墘輾來輾去。九十外歲的伊已經滿面皺紋無較早的美麗青春，頭殼頂規部白頭髮嘛無較早的烏金幼軟，毋過上無會當予我閣再看一擺伊的身影，閣再聽一擺伊的聲音，予我知影龜壁山跤砑厝裡的伊最近敢好？

曲盤又閣咧放送彼條落雨聲：「你若欲友孝序大毋免等好額，世間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，毋通等成功欲來接阿母蹄，阿母啊！已經無佇遐……。」

如今這一聲一聲的「你是tiâng啊？」煞成做我永遠的疼。

註解

1. **tiāng**：是何人之意，底人的合音，分布於澎湖、金門等地。